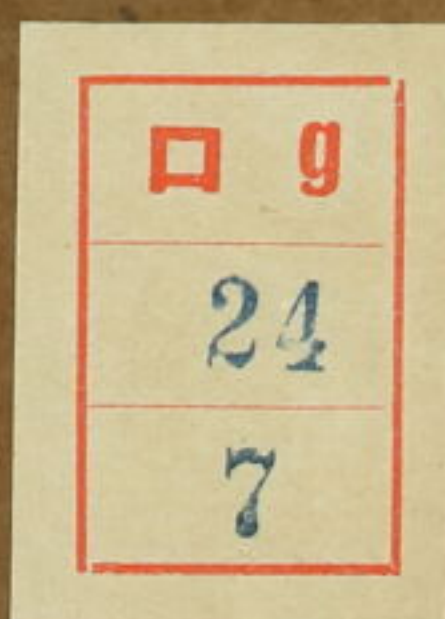


勸戒四錄



光緒庚辰重鐫

勸戒四錄

余前輯勸戒三錄付梓畢同人卽從愚爲四錄以尙有續示之事三錄所未收也而余自丙午春由浦城至杭州至蘇州五月復至揚州度歲後入春卽入都引 觀五月到浙需次僕僕道途嗣又奉公無暇晷是冬卽奉檄權温州府事戊申春補考泰順歲試旋又提調試事夏又因公進省秋中復行科試事通計前後三載皆無暇料檢筆墨而四錄迄不得成茲歲晚少閒回憶三年中所歷萬里程途所得同人議論已盈篋笥因復稍加釐定而編次之遂成四錄客曰是錄記事無多成書尚勸戒四錄



易何遲至三年乃出其殆有倦心乎余曰不敢也若吾
子有新聞相貺則又將成五錄以相質蓋可勸戒之事
日出而無以則余之爲此錄方日起而有功余方與客
其勉之而已又何倦焉是爲序

道光戊申長至福州梁恭辰識於温州郡署之樹德堂

勸戒四錄目錄

第一卷

五房六宰相

吳門蔣氏

張洲彭氏

太倉李氏

吳縣嚴氏

秦封翁

費封翁

李書年宮保

陶雲汀宮保

秦簪園學士

孟封翁

顏軍門

陳默齋總戎

許氏積德

第二卷

李方伯

福觀察探刺史

錢孝廉

某明經

百文敏公

節婦請旌

又

雷擊負心

幹員果報

雷州太守

放饑口

雷擊產婦

王文虎

虔奉大士

淫報

廣東火劫

歐某

周廉訪述六事

第三卷

李鳳岡太守

孽龍行雨

顧宦

沈曲園

黃君美

左富翁

陳生

潘生

丁生

義犬

前生城隍

王將軍馬

變牛還債

戲言冥報

金瓶梅
遊戲示警

盜妹

蔣榮祿華表

逆婦變豬

逆婦變驢

逆子被燒

天賜孝子米

山陰秀才

生變豬

改惡

見財不苟

齊觀察

第四卷

江右黃氏

江右李氏

徽州程氏

六安張氏

四明張氏

金陵曹氏

湖北韓氏

安慶趙氏

江西滕氏

常州胡氏

貴陽施氏

南昌羅氏

廣東尹氏

山東傅氏

雷李至交

孫文至交

王茂才

陳茂充

上洋童子

西廂記

紅樓夢

淫書版

婦人惜字

貞女感神

汪李氏

雙冠誥

南海貞女

中州某氏

鄒顧氏

忠僕報冤

不孝而吝

秀水盛生

商城周氏

桃花好苦

損人無益

牛求救

第五卷

折福

舵工許某

邵孝廉

方太守

錢文敏公

雅中丞

汪店

蔡禮齋

龔商女

隆慶

徐北山

夏源泰

臚翁

石魯瞻

長樂兩生

酷淫之報

候姦之報

僧允中

換棉花

東平王馬夫

討債鬼

寫婚書

劉天佑

倪瞎子

揚州趙女

武林胡女

虎口巧報

大娘娘

戒賭氣

馬禹平

第六卷

高郵蘇某

霍節婦

賈某

擺攤盤

嵩明州牧

章邱孝子

浦城癡翁

雷殛不孝

臺灣唐某

馬瘍科

頑師顯報

銀作崇

逆子

湖北夏某

地師

湖南熊某

破人婚姻

錢梅溪述孽報六事

常熟某甲

不養貓

狐報恩

狐報仇

又

蛇報

食鼈食黿

放生詩

驢償債

獼索命

鱧索命

鱸香館

金陵不孝婦

采生案略

吳探花

許司馬

金陵周氏

勸戒四錄卷第一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五房六宰相

百菊溪先生

百齡

與先大父資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

爲乾隆戊子鄉試同年在春明時有唱和之雅家大人

於嘉慶初公車留京過夏曾以年家子禮修謁一見而

已迨公敷歷封圻以公事鐫秩賞給六品頂戴發吾

閩交督撫差遣時家大人由京員乞假里居與公寓館

祇一街之隔過從始密家大人在張蘭渚中丞幕中公

與中丞叙同宗之好。家大人嘗疑之。公曰：汝不知我本
以軍張姓乎？我先世係江西人。自元以來，積德累世，人
無知者。某公精堪輿，嘗卜一地葬其先人。葬畢，歎曰：吾
子孫如不墜先業，後必出三公。有鄰某私聞之，謀佔某
地，以祖骸裝一小礮，偷瘞於墳前。公知之，語鄰某曰：分
我美蔭，所不敢辭，但願稍遠，而偏使兩家並享其利，則
幽明均感矣。鄰某感公之盛德，一一如約而行。其家人
有誚讓公者，某公曰：此大風水地，恐我家不克獨當，必
有暗分之者。庶幾其應愈速，其發愈長耳。葬後生子五

人。長曰振，次曰賢，次曰昭，次曰簡，次曰鐸。分居五處，其

一居湖廣，後為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其一居四川，入

本朝，為遂甯相國。鵬翮諡文端。其一居江南，為京江相

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徽，為桐城兩相國。英諡文端。

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即吾先代

也。按公於嘉慶十八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諡文

敏。合計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發，而先

生最後起，最盛者為桐城一房。今尚科甲蟬聯。卿貳接

踵，其初亦以盛德坐獲吉壤，世所傳為竹立城者。詳三

中諺稱福地福人來信不誣矣

吳門蔣氏

吳門蔣氏科目最盛然其發必以丁年。自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科。禮部主事文瀾舉康熙丁卯科。此後孫曾逢丁年成名者踵相接至乾隆丁酉順天鄉試蔣氏一門有三世同榜者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或請其說公曰我先代憲副公改葬貞山時堪輿家云此穴誠吉惟大不利於長房時公之冢媳盛夫人

聞其言卽呼其子榮祿公之達告之曰子姓甚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公素孝卽以母語達於各房定爲憲副公改葬時盛夫人弟侍御公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尅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果如其言

長洲彭氏

余家與長洲彭氏世有交好三叔祖岱巖公薄游吳會與尺木先生紹升以禪悅相結契四叔祖九山公官翰林與鏡瀾先生紹觀以學問相切磨三叔父曼雲公與

遠峰先生

蘊輝

同年。同入詞館。家大人官京師時。與修

田先生

希濂

爲道義交。又與葦間先生

希鄭

同入儀曹。

談藝最相得。而余兄弟與詠我副憲

蘊章

更稱莫逆副

憲。又與家大人先後直樞。廷敦紀羣之好。故知其家世

最詳。聞其隱德亦最。悉家大人嘗在吳門。購得扇面彙

冊。中有彭瓏一幅。字極挺秀。舉以歸余。而不知彭爲何

許人。偶以示詠我副憲。副憲肅然曰。此余先六代祖也。

字一菴。又字雲客。嘗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

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沒。人以爲誠孝所感。服闕。補

長甯令。潔已愛民。以民事與上官相爭。被誣。幾不測。子

南昀公

定求

聞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脫然回籍。

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

其身。後南昀公中會元狀元。先曾祖芝庭公

啟豐

亦中

會元狀元。官至大司馬。三傳以至於今。科甲簪纓不絕。

皆一菴公之遺澤。而世鮮有知者。故因吾子之問而敬

述之如此。一按彭氏惜字之報。余已詳載前錄中。此一

菴先生逸事。世所鮮傳。因更錄之。

太倉李氏

太倉李氏科名鼎盛。蘅塘太史精於制義。時操選政。藝林奉爲圭臬。授徒甚廣。藉此擢巍科者。不知凡幾。或謂其先德式微。至太史而始振。殊未核也。錢梅溪履園叢話中載太倉李塋字仁山。父維德以清儉起家。力行善事。仁山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尤能推誠相與。以積德行善相勸。人多化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卽蘅塘。名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又於嘉慶辛酉同登鄉薦。今推爲江南望族。然則培植家風積累已久。梅溪及交仁山所言當不妄矣。

吳縣嚴氏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其孫嚴曉山者。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祲。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卽起。始終經理其事。從不假手他人。忽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太守。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訓。又於辛卯壬辰鄉會。

聯捷入翰林。今良訓已陳。臬甘隴矣。

秦封翁

蘭州秦曉峰先生。維嶽乾隆庚戌進士。由翰林御史出。

爲監司。其弟某亦由孝廉官山西知縣。其封翁某自幼出門謀生。爲某中丞所器。使掌出入。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與誰耶。遂攜萬金至京。將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如不官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舉業者。每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與諸生。以鼓勵之。並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二子。長卽曉峰先生。後年踰九十。親見簪纓之繞膝也。家大人官甘藩時。親悉其事。時先生所居距蘭城尙三十餘里。家大人以館後輩禮。往見采風問俗。相得甚歡。惜封翁甫於數年前考終。但熟聞其嘉言懿行而已。

費封翁

今江西方伯費鶴江先生。開綬由嘉慶庚辰翰林。歷今

職其父歐餘先生。由乾隆丙午副舉入官。至陝西觀察。觀察之父某則常州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知略。狀貌奇偉。乾隆間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情。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於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此案遂得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而其子孫蒸蒸日上。毗陵人士皆能悉其顛末也。按此與吾鄉廖東山封翁故事相仿。諺云公門中好修行。此之謂也。

李書年宮保

霍邱縣民范二之者。家貧。父爲別村雇工。范贅於某村。魏媼家爲壻。媼惟一女。家亦貧。賣餽飢爲生。范入贅幾一載。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媼使義子韓三及鄰人各處尋覓。無蹤。范父疑其被害。屢至媼家。尋問語侵韓三。爲韓推跌。遂以詞控縣。縣令王某集訊數次。未得其情。適署內雇一乳婦至。卽魏媼同村人也。詢其知媼壻事否。曰。知之。聞之隣家。似是因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日以重刑嚴訊。據稱范魏氏與韓三有姦。韓起意與其母女將范二之殺死滅口。詰其屍所在。則云當下

將屍支解入鍋煮化。潑入土坑。將骨剉碎。以期滅迹。數人異口同聲。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皖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奕疇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出。若默記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不敢詳院。首府因逾限請詳甚力。否則請仍發府審。先生不聽。因另委高太守某復訊。囑云。此案據供肉煮骨剉。而肺肝腸肚。尙無着落。似可從此跟蹤。或另有端倪。高從之。犯果愕眙。皆稱不知。語甚支節。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拷訊。據供初奉縣票。本尋范二之時。知

范有兩家親戚。先尋至其姑母家。據云。旣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尙在我家喫元宵。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疑范二之不死。擬回縣卽稟明此節。值案已問明。私告之司閹者反遭斥罵。謂小人不應混稟。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真有冤斷不可詳院矣。早作夜思。惟飭屬責令范父再行找尋。此事遂延擱不辦者半載。一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二之。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迫。潛逃外省。

昨遇隣人告以家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卽親提確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卽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矣。三犯者仍各自點首。並無戚容。及召范二之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魏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倒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處。累我們至此。哭聲震天。魏媼曰。我已拚一家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必生還。一慟欲絕。惟韓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座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

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因翻供。駁審一回。則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鳴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却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魏媼母女及韓三。皆應伏極刑。范父之誣告。府縣之失入。皆應擬抵。合計應死

者六人而撫臬之譴戍又其小矣。時沉寃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遂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其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銘霍銘榮等皆有聲庠序間論者謂是獄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得子之數適相符合果報昭然天道不爽如此豈不奇哉先生本乾隆庚子進士銘皖恰於道光庚子成進士是科先生年八十餘父子先後相隔六十載而作進士同年藝林佳話舉世無兩先生以重宴鹿鳴重宴瓊林皆蒙

恩賚駢蕃晉銜宮保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也按先生由詞林改官儀部家大人俱步後塵先生巡撫兩浙時家大人曾謁見於武林節署已微聞先生有平反盛德未得其詳今歲余觀政杭州與先生令弟見齋邑侯道融晨夕相見見齋爲余備悉言之因謹著於錄以誌欽仰云

陶雲汀宮保

安化陶文毅公以寒門驟致通顯余前錄中但述其微

賤另婚一事。而於其先人隱德未之詳也。後閱于蓮亭觀察克襄聞見錄。始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云。蓋文毅公之太高祖伯合公。多陰德。當前明之季。鄉堡多嚴自衛。有縛竊匪就溺者。適公過。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爲賊。公爲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萌。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爲善。公每出則攜小筐。遇碎磁瓦礫。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空室所積之碎磁瓦礫。與屋齊矣。又其曾祖文衡公亦長者。嘗有雪夜入室盜米者。跡之得其居。乃其所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其人。沒後三十餘年。其配彭氏太夫人。偶舉以示子孫。始知其事。猶隱其姓名焉。康熙戊子九月。鄰舍不戒於火。焚燒悉盡。而其宅無恙。其倉在鄰舍中者。亦獨存。隔江來救火者。見有紅衣人。長袖持扇立牆上。扇之故火至牆而止。彭太夫人盡以倉所貯與諸被災者。又其祖寅亮公。性淡泊。無所營家中落。一日偶步江濱。得遺金俟之。終日見一人倉皇至。面色如土。俯視砂礫中。不勝其戚。詰之則曰。傭工未歸數年矣。家有老母。今積數年身價。將

歸養而盡失去是以悲耳。叩其金數悉合。遂盡付之其人。請分半。公曰。吾分若金。吾不俟若矣。笑而遣之。其人叩頭去。至其太翁鄉賢公。楚江先生。義舉尤多。則具見宮保文集。公積德宏深。故有此福報。歐陽文忠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信哉。

秦簪園學士

嘉定秦簪園先生。前曾詳其因孝而致大魁一事。今又聞其厚德一節。因並錄之。先生少時貌甚劣。質直無文。合登之。父新婦悶坐垂涕。先生詢之曰。余雖不才。忝名厚厚。家雖不豐。尚可溫飽。今日吉期。何爲若此情狀。新婦云。幼已字有婿家。父母嫌其貧。遂悔初盟。先生詰以何人。新婦爲述其姓氏。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即趨出。並遣人將同學友招之來。告其故。且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卽以已之洞房爲同學友之洞房。次日將奩飾衣物。悉行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嗣於乾隆癸未科登禮榜。當未傳臚時。前十本已知爲褚廷璋。蔡履元。商衡。李調元。吳霽。董潮。程沅。馮丹。香。齊。翀。張秉愚。其第一名褚公。乃長洲人。與同郡某宦素有隙。適諸城劉文正公將所

定前十本進呈某官思欲中傷之。因語文正公云。外間早已迎新鼎甲矣。公本公正無私不知機詐。聞此言勃然曰。難道我有樂乎。既有此言。曷改諸。遂將第十一至第二十之秦大成。沈初韋謙恒董誥孫效曾費南英祝德麟李家麟孫良慧曹焜十本進呈。而簪圍先生竟大魁多士。

孟封翁

吾鄉孟瓶菴先生。家傳戒殺一事。已載前錄中。前年回福州。復聞其封翁軼事。甚可勸世也。封翁出身本寒微。而饒有才智。手邊積貲。不過二十餘金。而急人之事。如已事。惟殷殷以濟物爲念。一日偶以事宿某鄉店。聞店鄰媼媳二人。哭聲甚哀。封翁私詢之。得悉鄰媼有子某。數年前出賣於外。其去時約以三年必歸。後無音耗。今過期又三年矣。有傳其已死者。媼之母家欲奪媳而改嫁之。刻日事成。卽迎娶矣。媼與媳不忍相離。媳亦誓不肯嫁。計無所出而哭耳。封翁因詢悉其子作何生意。賈於何所。何年出門。遂僞作其子家書。並以十金封入函中。云三年屆滿。正擬收拾行李。因生意正旺。未肯遽歸。

茲因某人經過之便。特托帶家信。並銀十兩。家中如有
負欠。俟我秋間歸來。易清也。是夜將信親送其家。即避
去。其媼得書。以示媳。媳之母家聞之。前謀頓寢。不敢復
言。另嫁矣。是年秋仲。其子果歸。其在外作賈事。悉與書
中之語符合。及母語及此書。及寄銀事。則其子茫然不
知。所謂母歎曰。此神人暗中保全也。因合家望空泥首
以謝。踰數年。封翁復以事過某鄉。則舊店已易主。店與
正宅通宅。極整潔。中間有小龕。龕內有神位。其家人日
日供香燭。每朔望。合家俱來拜禮。甚恭。封翁偶問。何
神。主人將神代作書。並送銀事。叙述一過。封翁莞然曰。
此非神也。乃我一時作用。而轉受生家如此敬禮。折吾
福矣。恐其不信。爲誦書中語。一字不差。請速撤去神位。
主人始泫然泣。恍然悟。急請其母。呼其家人。皆出曰。恩
人在此矣。咸羅拜之。蓋其子歸後。家道小康。遂買客店。
併入已宅。而封翁不知也。次年爲乾隆己卯。瓶菴先生
遂發解。踰年庚辰。即聯捷成進士。由翰林改銓部。歷司
文柄。引疾歸。而封翁尚健在。迄今家門鼎盛。科第蟬聯。
爲福州望族。大約皆食封翁之報矣。按數年前。余聞

李石舟觀察

國瑞

言其鄉儀封張清恪公微時軼事與此相彷彿。清恪公事在康熙年間。且所言不詳。而瓶菴先生家事。則家大人所及見也。故舍彼錄此。

顏軍門

顏軍門

鳴皋

粵東梅州人。性豪雋。喜讀書。時有相士謂

其他日當有長鎗大劍取功名。顏嗤其妄。攻苦益力。年屆三十。急於進取。居父喪。禮服未終。應試入學。為鄉人攻訐被斥。或謂之曰。相士之言驗矣。觀子骨相。魁梧奇偉。異日為朝廷寄闕外任。無忝也。安事窮年咕嗶為。顏

雖其言棄所讀書習騎射。越歲即能穿扎超乘。一試冠

軍。遂登武科。公車北上。舟抵維揚。夜泊。聞隣舟鄉語喧呶。過訪之。則皆南越應武會試者。因同行。有番禺朱某病劇垂斃。議舉而棄諸厓。所慮者他日歸鄉。朱之親屬索屍棺結訟耳。顏曰。此大不可。公等與朱君同鄉里。忍棄之原野。飽犬豕腹乎。眾曰。君獨非同桑梓乎。盍過君舟。或者起死人而肉白骨。徒為局外人議論無當也。顏遂毅然挈朱歸舟。親視湯藥。越日捨舟登陸。而朱病益甚。歿於車中。途次無以為殮。旅店已死者不得入。遂以

怕蒙死者首托言猝中惡恐車中顛播負之行三十里。晚入旅店主人勿辨也。次日擇土殮埋封識而去。比入場顏固文士武備非夙習而策論則洋洋數千言。場中莫與埒同考官以其外場僅列單好姑置之。夜分假寐恍惚見案上發奇光起視之則顏卷也。挑燈細閱不覺擊節曰此人異日爲將祭遵羊祜之儔也。薦於主司劉文正公。并述其異遂登上第。後歷任海疆至福建臺灣鎮署水師提督以功名終。

陳默齋總戎

山陰陳默齋總鎮

廣甯

由世襲雲騎尉歷官壽春宛州

騰越三鎮總兵有壽雪出房詩集官福州中協時與家大人以文字相知又好談金石之學收藏頗富可稱儒將風流既熟於往還乃得悉其家世蓋康熙初有陳理者本山陰舊家因官廣西平樂府司獄遂入籍桂林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幸得回籍後長子允恭康熙甲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元年保舉賢良方正官

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官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
賢官陝西鄜州知府。次齊芳官湖北監利縣知縣。次齊
庶官刑部直隸司員外郎。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
次齊綬。恩廕生。次齊紳。中乾隆壬申進士。官翰林院
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
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丞。殉林爽文之難。世
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默齋。即其元孫
襲廕者。科名仕宦可謂極盛。而不知其先人陰隲之厚
如此。此與崑山徐氏之先故事相仿。宜其同此衍慶流
芳矣。

許氏積德

錢塘許氏陰德。前據許之姻親戴君槐谷所述樂亭先
生游幕陝甘賑災一事。已載於三錄矣。茲余需次浙江。
重訪君家之事。聞先生之曾孫許季傳廣文所述先生
在楚省幕中一事。陰德更大。亟補錄焉。據言樂亭先生
諱堯堂。乾隆初年。於湖北某府幕中司刑名事。值教匪
事起。太守緝獲逆首數人。並搜獲同黨入會姓名總冊。
以屬先生叙稿造冊。通稟上憲。先生閱冊。益數萬家皆

鄉愚無知。被誘脅從者。惻然傷之。欲救其難而寢其事。籌思竟夜。毅然而起。竟取冊焚之。詰旦乃以告太守。太守聞之。始則怫然。繼亦感悟。遂命但以逆首數人通稟懲辦。其難遂解。未幾子石蘭公鉞。中乾隆戊午舉人。官至司馬。孫學范。中乾隆戊子舉人。王辰。進士。官至治中。曾孫乃來。中乾隆癸卯舉人。官至直隸州知州。崇祀廣西名宦祠。乃大中嘉慶辛酉舉人。官江蘇海州。賞藍翎。乃濟。中嘉慶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己巳進士。入翰林。由肇羅高廉觀察。而入爲太常少卿。乃穀。中道光辛巳

舉人。官燉煌縣。乃普。嘉慶癸酉拔貢。丙子舉人。中庚辰一甲第二名進士。入翰林。值 樞廷值 南齋 楊紫禁城騎馬。今已官大司馬。屢掌文衡。乃釗。中道光戊子舉人。乙未進士。入翰林。今以侍講。乃恩。中道光癸卯舉人。卽季傳廣文也。其兄弟七人並科甲。而鄉科始自前癸卯。終於後癸卯。傳爲佳話。故杭人有小郭汾陽之稱。而海內言科名之盛者。又有錢唐許乃固始吳其之對。而乃字輩以下之科名。尙未艾也。乃濟之子桂身。道光乙酉舉人。乃普之子彭壽。道光甲辰舉人。丁未二甲第

一名進士。入翰林。乃釗之子培身。道光丙午舉人。乃來之孫之瑞。乙酉副貢。其列膠庠。綰簪綬者。更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塢。而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於此地上。所立之處。卽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田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之弟薛清公諱瑩。及石蘭公昆從諱鑑。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胎庶子。乃廢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聽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云。許季傳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塢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卒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其光者。與錢唐乃字輩兄弟行。中式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此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州城外山壁夾豎。中有

逃流急湍艱於涉濟此岸產鹽必於彼岸貿易趨利者
多覆溺公於石壁間施以鐵鑿聯以鐵組覆以土木遂
成懸橋自是往來無患其時公長子以大挑赴粵舟覆
於鄱湖尾洪濤巨浸中浮沈十餘里竟得無恙蓋有默
佑之者矣又言公作牧黔西時其處之鹽課於有司
常有子衿輩受鹽於官弗償厥課身被扑責日受無算
相沿成習而弗怪也公曰我子孫亦有讀書者豈可以
鬻序中辱同阜隸每寬其責人亦感激樂輸無虧鹽課
以上三則皆其家乘所未及載者並爲記述亦足見君

家世德相承積善餘慶不勝紀也又言乃穀以孝廉
出爲甘肅知縣初任環縣沙漠不毛之地瘠苦荒寒以
辦災之法沁之并捐廉爲之經理鑿山得煤浚井得甘
民賴其利有訓俗十八條民皆信之地方曰阜詞訟日
簡繼任山丹開渠得地百頃勸民墾荒九處繼任燉煌
亦教之於水利農田所蒞之處邊民感受其賜以勞歿
於任歿後其弟滇生於江西學署中奉卹知君已爲燉
煌土地神矣

勸戒四錄卷第二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李方伯

嘉慶末。吾鄉人喧傳李鄴齋方伯。爲漳州府城隍神。問之漳人。皆言之鑿鑿。按李鄴齋先生之冤獄。已載前錄。近閱錢衍石先生記事稿中所載。知其治漳之善。信可法可師也。其言曰。福建漳州。械鬪最難治。鄴齋李公名賡芸。曾爲漳守。其始至。悉召鄉約里正至廨。飲之酒而告之曰。朝廷設官。正以平爾曲直也。奈何不告官而私。

鬪爲皆口告或一二年獄不竟竟亦是非不可知而且
先爲身累不得已而鬪耳公曰今有吾在獄至立剖有
不當更言之何如皆曰幸甚公曰然則私鬪何爲者歸
爲我遍告鄉民後更鬪者吾必禽其渠毋恃賄脫苟有
居業吾且盡焚之無悔皆唯唯退然不知公之治果何
若也已而有鬪者立調官兵往捕悉如所言鬪者大懼
公曰坐堂上重門洞開吏役更番侍有愬者直入至公
前公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而限以某時日不至則杖
役至則立平之釋去不費一錢民皆懼呼曰李公活我
雖外縣皆赴愬於公公先詢問大概而後下於縣縣不
敢稽以是漳大治至今婦孺能道之其沒而爲神也宜
哉

福觀察孫刺史

徐牧菴刺史云福君蔭孫君樹新皆予粵東舊同寅稱
莫逆交後俱改仕晉省歿於其任聞福君在冀寧道時
因改建龍神廟毀棄舊像遂獲神譴不旬日父子相繼
歿此事甚怪孫君初任吉州旋升代州州屬每苦旱因
建青龍祠以祈甘雨工竣卽櫻疾某月朔昧旦土民咸

見公擁朱旄皂蓋入祠。卽其易簀時也。夫同一龍神也。同一創建龍神廟也。獲報之殃慶各殊何也。大抵龍爲四瀆之尊。盼饗所昭。當必有憑之者。福君投舊像於濁流。褻越已甚。孫君莅州治。前後六年。實心爲政。凡修理文廟學宮。及開玉帶河大工畢舉。振文風興水利。卽無龍祠之建。亦當廟食茲土。此固理之彰彰者。暇日牽連書之。以見司土者政尙圖新事。維求舊。總期於物有濟。行乎我心所安。而果報之理。卽寓其中矣。刺史爲家大人壬戌同年。名應麟。八十餘歲。無疾而終。此其遺集中

筆錄一條義備勸戒因錄之

錢孝廉

于蓮亭聞見錄云。潤州錢爲林孝廉。乾隆年間。設帳某紳家。某弟子甚聰慧。不肯讀書。錢督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火電光。明年卽當歸去。讀書何益。錢驚詢其故。答曰。某本係菩薩侍者。以過謫人間。不久當仍歸本位矣。錢因問爾旣自知。能知我否。時錢未有子。並詢以何時可得。答云。師前生乃明季周介生。今生應以孝廉作邑令。命中本不應有子。如能廣積陰騭。可得二子。一孝廉

一拔貢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祿。錢自後遇有善事，努力爲之，不少怠。後選山西邑令。邑在萬山中，峯崎險峻，爲虎狼出沒之所。錢後因事下鄉，息輿山中。輿夫俱熟寐道旁，忽見白鬚叟執一小旗，插某輿夫首。錢怪之，潛取匿懷中。少刻，有一虎咆哮而至，似有所覓，不得遂去。老人復來，又插旗於輿夫首。錢又去之。虎復至而含怒，意遍嗅各輿夫，似欲有所搏噬。後竟去。錢急喚輿夫醒告，以故。輿夫亦言夢見虎欲食之狀，甚可怖。錢因促返署。至則細詢輿夫有何罪業。輿夫自言曾經毆母。錢怒曰：「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命重杖三十。」杖訖，輿夫叩首言求主人賜以百金，爲養母資。伊卽出家爲僧矣。錢如數應之。輿夫卽飄然去。後錢果生二子，長名之鼎，赴京鄉試。時錢已歿，未揭曉前，忽有一行脚僧至求見。閱者不納。僧言有某嫗相識，閱者呼嫗出，則卽脫厄之輿夫也。因與之見之。鼎言卽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進士。須力行善事，方可延算。語畢遂去之。鼎果獲售。後壽竟不永。其弟某以拔貢終，均應其弟子之言。嗟乎錢以夙世奸慝，宜得惡報，轉世猶得以孝廉官邑令，其從前根

祇之厚可知。乃命應絕嗣。以行善而獲二子。可見彼蒼之許人以自新也。至某與夫者。不孝其親。罪莫大焉。及一旦悔悟。遁跡空門。竟獲前知。非其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

某明經

于蓮亭又曰。杭州有某明經者。平日嗜酒。醉後輒嫚罵。率以爲常。某年元旦。某出門遇一乞丐。索錢狀甚苦。他人皆不顧。某忽發善心。給以一錢而去。後某因病入冥。閻王責其儻薄無行。命判官稽其善惡冊于惡跡甚多。而善事只有一件。因令秤之。善惡相等。閻王令判官查其是何善事。則卽曾給乞婦一錢也。蓋乞婦乃觀世音化身。諸人皆掉頭不顧。獨某給以一錢。故閻王準令還陽。某再生後戒酒行善。又歷多年始歿。觀此則知何地無鬼神。一錢而卽能延紀。則何事不可爲善。又何人不能爲善乎。

百文敏公

嘉慶年間。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首推百文敏公。當時朝廷稱之曰能身後謚之曰敏。非虛美也。余少時隨宦

荆南。屢聞公之宦蹟。而未能道其詳。昨從漢陽友人偶談一事。已不愧神明之譽。兼可爲勸戒之資矣。因亟筆記之。云。方百文敏公之總制兩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紀數年。積有餘貲。回家置產漸臻完美。因年踰周甲。思終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有一弟在家誦讀。僅博一衿。誰知弟心不良。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產業。作爲已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可控訴。不得已挾其微資。重赴漢口。爲賈遷延數載。生意甚微。鬱悶吁歎。無以自遣。熟聞百公之精明。屢伸民間之

冤抑。遂作詞呈控。訛出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向賴老兄撫養。得以讀書成人情事。時公已洞見此案大概。收呈後不加批發。卽手交江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案關隔省。旣難於傳人。又無從察訪。延至數日。莫展一籌。轉求教於制府。公笑曰。此易易耳。卽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之矣。江夏令因遵諭具詳。公卽飛咨江西中丞。刻日嚴拏其弟到案。不由分辨。卽押解至湖北。歸案質訛。公隨卽親提至大堂。厲聲呵斥曰。秀才家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可

惡法更難寬。速令供招定案。時其弟魂不附身。只求苟全性命。指天誓日。供稱家產係兄作賈所成。實無與盜通窩情事。問以兄現在何處。答言現居漢口。立傳到案。質訊明確。斷定革去生員。薄與笞罰。即將家產仍歸兄管。聽兄隨時贍給。不准分外妄干。弟亦俯首遵依完結。毫無異議。案關兩省事閱多年。不過數語之間。而真情畢露。頌聲載道。冤氣全伸。非甚神明。其孰能與於此乎。聞近日陳望波先生之次子貫甫。邑侯景曾作令山西。卽仿此斷結一案。大著循聲。使天下之折獄者盡如是也。上以是勸。下以是戒。又何羨民之能容於世哉。

節婦請旌

江都史望之宮保。登賢書後。文名噪甚。曾爲揚州珠太守。麟伊幕上客。一日在家午寐。恍惚一青衣持帖并昇輿來請。夢中以爲太守也。遂乘輿同往。至一公廨。有官降階相迎。古貌古衣冠。乃一素不相識之人。私計旣到此。未便遽退。古衣冠者執禮甚恭。堂設一席。遂分賓主坐定。肴不豐美而甚冷。話甫畢。遂有司簽者請主人出廳事問案。古衣冠者曰。先生請少待。某有公事。暫少陪。

幸堅坐毋妄動也。宮保口雖咻咻，乃潛躡其後以偵之。瞥見一老婦，襤褸蹣跚而進，手持一紙，若投狀控告者。語不甚了了。古衣冠者在堂上拱立，有敬意。久之，但聞堂上者云：「此事交與我處分。」老婦退。堂上者乃復坐。俄而聞鎖鑰聲，兩少年至，匍匐階下，齟齬萬狀，視之乃鄉榜某房師之一子一姪也。子服秋葵色夾衫，姪服玉色夾衫，心異之，以爲如此服色，何以狼狽若此？有何罪犯而鎖鑰？又若此。忽聞堂上古衣冠者擊案大聲呼：「堂下衆役嚴刑并下。」宮保不忍卒視，退而歸。少頃，古衣冠復

回。向宮保云：「先生前程遠大，幸自愛。遂醒，覺後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宮保頗不自安。又未便上書某房師，詢探此事。其時某房師作令吳中。宮保因藉請謁之名，兼可訪此夢由。遂駕舟渡江前往。甫至署門，司閽者云：「史老爺來得甚好。」主人因少爺姪少爺同時暴病而亡，心甚憂悶，正可與主人排解。宮保竒之，入見房師云：「世兄臨終時，是秋葵色夾衫否？」房師云：「你如何得知？」宮保備述夢境。時日并同，寃不解。老婦控告何故？某房師因而詳細稽察，乃知有一富室節婦請旌。少爺姪少爺勒索重

費數次批駁不准致未獲邀旌表。宮保於是代爲詳請并列入志乘焉。宮保之長君穎生太令。兩榮囑羅茗香茂才。士琳代撰宮保行述。故知其詳。茗香爲余轉述云。帝君曰勿壞人之名節。況於其中取利乎。宜報之速也。

又

婺源某孝廉。負時望。鄰邑聘修縣志。有公舉兩婦人節孝者。哂曰不嫁易易耳。奚足爲奇。擯之不錄。乾隆癸丑赴春闈。過泰山下宿旅舍。夢兩婦人戟手相向曰我等茹蘖飲冰。所得僅此虛名。何物狂生。乃謂易而黜之耶。今得請於帝矣。某驚覺告之同人。咸以爲妖夢不足憑。及入闈。三藝方成。卽將謄清。忽見前兩婦人入署之曰。今科本可掄魁入翰苑。因爾妄肆雌黃。革除已盡。尙望終場耶。執其筆不得下。乃狂呼徹夜自碎其卷而出。黜。

雷擊負心

泰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旣如此。只得納爲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爲父母所訴。謂行此無恥事。而仍爲

人所擯棄何以爲人。婢忿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夫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尙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脚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岳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爲續絃計也。住新橋寺。是日午刻大雷雨。鄭適在乘除。聞雷聲。卽面有戒色。忽霹靂一聲而鄭死矣。時同在寺者一賣畫一小道士。均被震而蘇。此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事。余正隨侍邦上。故知其詳如此。

幹員果報

乾隆五十五年。恩賞老民銀米絹肉一案。各省並無京控之事。惟杭州府所屬之新城吳知縣。造報散給底冊。未經檢點。仍存經辦書吏之家。該縣典史馬姓者。挾平日私嫌。勾通書吏。將蓋印底冊。全行騙入已手。隨羅列浮冒。不符各款。直揭部科當奉。欽派大臣。隨帶司員。馳驛赴浙查辦。其時浙江巡撫琅玕。藩司顧學潮。臬司顧長紱。杭嘉湖道清泰。會同計議。或謂此件關係通省大局。設星使勘問時。馬典史竟將該縣底冊面呈。其

事殊難收拾與其臨時棘手莫若趁星使未到之先向原告誘出冊據使其當堂無可呈出在原告不過誣告不實罪止譴戍而於通省大局得以保全所裨實多時撫臺及藩道俱默無一言惟廉訪深以爲是私語府縣曰有能事者聽自爲之於是公選候補幹員中有某姓者授以秘計而去次夜忽報有小欽差入城直入臬署大堂命提馬典史訊供並云星使命我先來探聽如有證據必與伸理否卽坐誣馬典史遽將懷中底冊呈出小欽差畧繙一過哂曰既有此憑據明晨二位大人

一到可不煩言而了矣次日星使果到提案索據馬典史稱昨夜已呈小欽差處星使大駭立將所帶之司員供事人等令其一一識認全屬茫然馬語塞卽照誣告重事不實例譴戍新疆起解後馬父子同行蓋馬本意祇控本省其子慫令直揭部科也行抵安徽之亳州地方夜宿旅店其子因被父埋怨悔恨交加乘夜自縊其父次早驚知亦卽行自刎事隔踰年幹員某姓者迴避到閩由沙縣調任龍溪在龍溪任內因批解錢糧被盜刦奪未敢聲張私行賠墊補解後由他縣獲盜供出某

年月日在龍溪縣刦過錢糧一次未破。大府據實奏參。將某姓者亦發新疆贖戍。行抵亳州。夜間竟被馬典史現形活捉而去。蓋卽前此馬父子白戕地也。

雷州太守

羅茗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師閱邸抄。有部選雷州知府某。行至高郵。遇雷震死。滿洲人禮部司員出身。因詢之禮部主事劉申甫。又據云。此人係同僚死。晚矣。初選知府時。惟挈妻出都。而置瞽母於京師。託言資斧不足。俟到任卽遣人迎養。且言所住屋已給房租三年。並有錢

摺。可向某錢店按月取錢數千爲養贍。其瞽母無如何。亦遂聽之。乃去甫一月。而房東卽來催租。其錢店亦不復發錢。始知房租僅給過一月。而錢店亦止存錢數千也。其母飢寒交迫。晝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尙有天理乎。及南旋過高郵。詢之舟人。則知某尙有山西債客同行。至高郵湖。某令僕商之舟子。令擠債客於湖中。許酬以錢。舟子不可。某又商之水手。水手許之。是晚將下手。而雷忽至。先提知府出艙。擊死。並燒其婦之身。僅未死一舟。惶恐舟子始吐實。以告山西客。山西客仰天焚券。

並於淮安府雷神廟演醮三日酬神而去。嚮聞雷擊不孝事甚多。此則出於二千石。且所選適值雷州是天誅早定。卽無謀害債主之事。不擊諸高郵。亦必擊諸雷州也。按此事已載在三錄。實卽一事。而顛末微異。故兩存之。

放燄口

鬼神之情狀。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誠。佛教有孟蘭盆施食法。俗名放燄口。最爲顯應。主之者不可不虔。佛岡直隸同知治大埔坪。本清遠英德二縣山僻交界。地爲盜賊逋逃藪。嘉慶十八年。奏割二縣十三堡六鄉。專設廳治。民社之外。兼轄營伍。故衙署甚寬敞。有東西兩箭道。爲訓練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間。左右廂十二間。亦頗軒豁。惟下多古塚。居之者輒病死。相繼道光十四年。間合肥王君世麟巴縣王君大受先後以試用通同署篆。皆病不數日死。丁酉春。余戚龔韞山來視事。前任劉持正提告以勿寓眷口。於正室宜居東偏之說。龔從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屋皆滿。獨三堂空閒。遂令親隨十餘人萃處焉。竊謂陽氣盛則陰戾消也。旣

而病魘者頗多。甚有白日見鬼者。羣疑莫釋。龔因自詣焚香默祝。以此地既爲官衙。使鬼而無知。則魂升魄降。早應自忘形跡。使鬼而有知。則幽明各別。更不宜混處此間。與一朝廷守土之臣爭舍宇。嗣此倘能歛跡。俾居之安。則每屆中元時。當爲若延僧施食。否則當牒城隍盡行拘治。祝畢而病者漸愈。家人亦自是不復訛傳。見怪矣。是秋七月。卽選戒律僧設壇虔酬。此願。次年仍循舊設壇。值風雨。首座僧微有懈怠。忽燈燭皆滅。頭痛不可忍。比下壇歸寺。此僧復半途無故傾跌。其供獻器具皆磕碎。卧病十餘日。乃瘥。蓋以不虔而爲鬼所揶揄也。按龔戚名耿光。字韞山。吾鄉海峯郡守之孫。余姑夫小峰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韞山官廣東。能繼其家聲。聞余方輯勸戒之書。手錄四條寄示。皆粵東近聞也。因編入四錄中凡九事。

雷擊產婦

秦心齋

守恒

云。會稽陳中丞

大文

里第對河。有小民張

姓母子食貧者。其子賣錫以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餘貲。娶一婦。龔代母勞也。孰知婦驕而情屢欲出之。以

母諭留且經有孕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易米爲粥和餵。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黑雲突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跳而擊斃於中庭。淨桶亦攝擲其前。粥粒糝糞污焉。雷神以入產室。故觸穢不能去。集於陳中丞旗杆斗上。似鷄非鷄。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擊產婦彌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

王文虎

心齋又云。李鐵橋廉訪未遇時。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廉訪既仕。稍潤助之。初與其兄文龍。就市頭設地擺攤賣菓菜。繼而積資漸裕。則賃鋪屋販京菓南貨。迨廉訪歸里。復貸以千金。遂置業開行。居然稱富賈。山陰城中有火帝廟。久頽圯。文虎獨力修建。落成於道光八年之秋。維時兄弟二人。開張三大行店。曰萬祥。曰大有。曰恒記。鼎峙於城中之大江橋街。是冬回祿。各店鋪皆被焚。且有隔河延燒者。獨王氏三行店屹立不燬。或嘖嘖稱其獨修火神廟之報。余聞其人雖市儈。頗誠慤。重然諾。且

兄弟極相友愛。然則所以獨免鬱攸之灾者。非僅獲報於修廟矣。

虔奉八十

嘉應李台。名秀才。汝舟。言道光戊戌。渠館粵西容縣楊梅墟。有國學生孔三者。名學傳。福建汀州人。在墟業菸貨店。屋四進。挈小妻居焉。嘗送子弟附李館讀書。賓至意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觴招客。李亦與焉。坐次序齒。適與孔同年生。因戲以求見同年嫂爲請。孔欣然諾之。呼其妾出見。妾居第三進屋。甫出至二進廳前。而三進

屋轟然壓下。主客皆驚倒。趨視之。則三進屋樑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閣上積貨。室內奩函。皆雜殘塤斷瓦間。狼藉滿地。而孔妾適出無恙。孔向坐客述其妾常虔奉大士狀。謂房中掛像一幅。朝夕必淨手焚香學膜拜。值齋期必跪誦觀音經萬遍。閉門獨宿。今日使非李先生請見。其不斃於巖墻也幾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顯應歟。於是奉持益虔。而墟間婦女知其事者。咸爭誦觀音經矣。杭州張仲甫中翰。嘗語余曰。先大夫倉場公。素敬奉觀音。自言嘉慶十年。泣任蘇藩時。在清江浦舟中。

聞談韜華觀察

祖綬

言上年出京在天津鹽政珠隆阿

署中聞珠自述其先世奉觀音惟謹母氏奉觀音咒尤虔余亦持誦無間寒暑前在廬鳳道任內因宿州戕官巨案親往督拏身被刃傷數處又被矛戳喉右方戳之際自問已無生理猛誦觀音大士呪矛傷竟未透膜醫治旋愈至今癍痕猶可指也是日單觀察漣適同到舟亦述伊祖母奉觀音最篤家有狐患禳除罔效一日有婦人叩門約年三十餘自言能治邪祟持清水徧灑牆角而去狐果寂然別時問何時再見約以十二年因於門後粘紙條書記屆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來化齋齋畢即不見始悟前後皆大士化身也

淫報

道光十七年間電白水東有乞者約三十餘歲患疝症腎囊如斗大纍垂膝間出則以兩手捧之蹣跚而行處則以矮杌乘尻尾箕踞而坐自隱其姓名而述生平所爲云家本大族頗饒裕少年漁色每宿青樓擁五六妓作聯床之歡又曾入蜚艇擇蜚婦之稍有姿色者淫之輒過十數艇而後已因是氣虛爲風邪所中得疝證屢

治不效初如柿漸如瓜繼如斗遂成痼疾家資亦蕩盡貧病交迫孑然一身親故皆絕望乃向舊所識妓借貸始猶有應者久之並加白眼不得已而效麻瘋所爲日往妓館蹲伏門中強討惡索焉嗟夫斯殆淫夫之獲現報者乎客有識之者能舉其姓氏云。

廣東火劫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遝列棚以觀名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廛無賴子混跡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最爲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

月廿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臺於學政署前地本窄狹席棚鱗次一子臺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爲攢殮焉先一夜梨園掌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脛人叱之寂然甫交曉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戴纓帽手持鎖鍊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於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甑中

汗出不止。適扮加官之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臺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托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媼素忠厚。爲族黨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媼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於辮頂分四縷。辮焉。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媼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魂設靈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媼皆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媼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辮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蓆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媼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於難也。幾希。是日之火起於看臺。而被焚之慘。則由於攤館蓋署前。多衙蠹包庇開場聚賭者。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拿機事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

閉火發時。眾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屍。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爲灰燼堆梁不存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開。則南出書坊街東出尤驛坊。所全活當不尠。賭近於盜。林少穆先生爲總制時。嘗嚴其禁。不料賭關於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門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抓牆逃避者。尙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孀母觀劇。其孀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廿一早。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尙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了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壓者。然覺身不由己。弗能轉動。醒而號呼耳。

歐某

高州梅菪鎮市廛櫛比。間以茅房。隆冬多火患。龔韞山

任高倅時置救火器具若干。於壯快兩班中遴選捷健者充役。并令坊市皆設太平水缸水桶。有警則率以往。盡撤鋪檐竹搭及茅房之當火者。故在任二年餘。雖間有不戒。鮮延燒。甲辰正月十五日。木欄街燒火。一方皆成灰燼。而奇莫奇於乙巳四月廿二日。塘基頭街歐姓鋪之被火。尤可爲鑒誠也。歐名某。年四十餘。其祖父以盤剝起家。積貲頗厚。橫行鄉曲。人皆呼爲按察差。某席其資業。世濟其惡。人又以小按察差呼之。梅萊產大麵酒。上由電白之水東出口。販運達廣肇。下由吳川之黃

坡出口。販運至雷瓊鎮。民多業酒者。歐某亦在塘基頭開張酒米店。顧密結一夥伴。一車夫。運酒米通洋濟匪。以圖重利。且間於酒埕內暗藏火藥出口。與洋匪易人。胆人胆者。匪徒壩人。活剝取胆。謂可以活重傷。效於熊胆者也。所行詭秘。人無知者。一夕將午。其夥自水東回。稱探聞外洋亟需火藥。可獲利倍蓰。歐某立取酒埕裝就。限星夜販往。已將發矣。值陣雨。車夫與其夥私議。待霽後行。計程六十里。當可如限。至於是載埕於車以待。旣而夜雨未止。其夥恐藥埕露處受濕。復搬入鋪後深

處抖擻更餘倦而假寐。恍見火藥邊似有人手執油捻照看者。方驚叱間。其人遽擲油捻去。火藥遂轟發。屋瓦震飛。牆壁拆裂。夥伴焚死。車夫亦爲崩墻壓斃焉。歐某傷而復蘇。自言平日多宿妓家。是晚適因事未去。見火發欲逃。念人胆不易得有。數枚在舖內櫃中。覘火勢尙緩。急低首向櫃取胆。不料火已及身。方舉頭呼救。忽墻磚擊破頂心。痛而昏斃。及救出手足糜爛。猶執人胆二枚。鄉隣好事者。卽取以灌之。乃蘇。而自述火發顛末。且云此時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人胆雖可活。重傷恐難破。不可活。呼號敗堵。下次日亦斃。尤可異者。其舖有蒸糟工二人。當火未發時。夢中如有人呼之起。遂開門出望。行未數武而舖忽焚。又車夫宿店。與歐舖只隔一墻。車店不止宿此車夫一人。而歐舖被焚。既未延燒。其賴墻所毀。又止壓斃此車夫。餘不波及也。噫。報應之不爽也。於無干之工人。則默啟而出之。助惡之夥伴車夫。則或焚或擊而斃之。稔惡之歐某。則焚不僅焚。擊不僅擊。使之自揭其隱。昭示於人。而後斃。吁。可畏矣。

周廉訪述六事

周廉訪云金陵陳石渠封翁。名秀才也。家貧訓徒爲生。持躬端謹。言行不苟。歷年撙節。積束修二百金。適嘉慶甲戌歲大饑。斗米幾及千錢。道殣相望。封翁出所藏金。謂諸子曰。此爾父數十年減衣食積所入束修之餘也。本欲分貽爾輩。今歲凶米貴。而目覩里中貧民之食意有不忍。欲以此金易米賤糴之。若汝等咸謂可則行。否則止。諸子皆唯唯如命。乃罄囊購米減價賣於門外。且令諸子分日親守之。非素識之貧者不得售。售亦不得過數升。其子皆克承父志。盡力輾轉爲之。金盡而止。旣

是子維屏已領癸酉鄉薦。戊寅子維垣亦登賢書。已卯遂同榜成進士。夫封翁一寒士耳。不惜以平生銖積寸累之金傾囊活貧戶。雖所捐僅二百金。視富人之出貲千萬尤爲難得。宜天之報之速且厚也。子維垣現官山西潞安司馬。孫輩亦多有聲庠序。其繼起方未艾云。

又云江甯某嫗奉佛極謹。朔望必親赴寺院焚香禮佛。年六十餘。其子某曰。母太勞兒願代之。遂沒其香金作賭貲。而詭以燒香對數年後。子忽病伏枕叩首無算。自言曩日乾沒金數。其母代爲哀求。其子述神語終不許。

母撫令暫卧欲禱於祠甫出戶聞其子大呌急反視之鮮血浹褥口中全舌一條吐枕畔遂死

又云浙杭有宦家子某與僕婦通其兄知之白父母責弟而逐僕婦某送婦出門約俟兄出再來婦憤曰俟汝家人死絕我乃至耳某反覆尋思遂市毒藥無數置厨下水缸中父及兩兄並某妻一時斃當兄病未絕時其母延醫視病者甫至廳事某遽出呵醫者曰爾無入入不爾寬也醫惶遽出後其母微有覺商於舅舅駭曰此何事尙不急首耶母悟呈於官闔城以爲怪收某入錢

塘獄某至公堂時猶着袍褂靴帽緡縣令爲老伯以爲其父曾同寅也入獄後作書哀母救畧言兒雖罪大然兒在母尙有奉養之人兒死母及兩嫂皆無依且又無嗣祭且絕今生死在母手母卽不念兒獨不念宗祀乎母得之頗猶豫欲申救之舅力阻乃止獄遂定某知無活理竟絕食邑令喻之食不可稟於院撫軍曰是易事耳卽請王命磔於市焉某年未三十通文墨善應對不知何冤業至此或曰其祖官某省臬司以果決能治獄稱當不免有枉死囚也此道光十五六年事見邸

抄

又云楊說華宜興巨猾也以刻薄起家無所不爲鄉人欲食其肉者衆而楊素與守令相攀援莫敢先發偶覓匠裁衣故寬其尺寸從屏後潛窺之裁衣者見有餘剪匿置氈下楊出曉堂中鍾馗像久之曰唯旋咤曰有是事耶旣而曰華聞命矣反顧裁衣匠呵之曰爾何得竊我物從某處剪下藏某角氈底適鍾進士告我矣搜得遂欲加以捶楚裁衣者叩首乞恕楊曰然則自此後呼爾必至凡有裁作皆不許取吾值匠素畏楊橫不敢不

從遂留於家奴怨之其險詐皆類此有徽人某貸其財僅償母金楊大怒曰狗子敢爾捉至家毆辱無算徽人終無償楊命裸其身以利錐刺其膚每一孔納一麥體幾遍置空室中一日後來皆浮腫百脈湧塞楊命拽置門外會有同籍商某兒而留於家醫之愈乃書事由徒跌被髮遍訴徽人之商於宜者哀動行路徽人多巨商雄於財又激於義皆怒釀金列楊惡狀遍控之先是宜有縣丞正紅旗某者楊邀之飲席間觸楊怒某以官卑不敢撓強忍而能後某以累薦擢常州守徽人之控已

經年不得直其位常州任。徽人又控於馬前。守詢悉勃然怒。竟提審。且招告焉。於是楊遂敗。以別有搶奪婦女各重情。獄成。論死。瘐斃。此乾隆末年事。嘉慶中有石工某死而復蘇。告人曰。頃往城隍廟鑿磨石。吾詢以何用。鬼卒曰。磨楊說華。

又云江陰申江鎮富家。有父夜入子舍。子疑爲盜。持挺一擊而殺之。到官論如律。臨刑時。謂人曰。顯報也。先是同鎮有善穿窬者。改行久。與某子素相識。偶因貧窘復試舊技。甫入某子家。某子覺之。遽呼其名。偷者不得已

應之。某子曰。余與子鄰里也。有無可以相通。何必是偷者。頓首謝。某子遂置酒與共飲。伺其醉。謀於父。父欲擊殺而埋其屍。子恐事發不爰。乃取朱墨色塗其面。披其髮反縛其手。而以絮塞其口。棄諸偷者之門。夜四鼓。偷者醒。口不得開。縛不得解。急躍起以臂叩門。偷之子以爲父歸也。急啟關。偷者聲鳴。鳴距躍而夫子出不意見奇鬼。急以挺擊之。遂斃。徐疑其爲人也。濯而視之。乃其父。大驚。首於官。擬極刑。蓋距某子之殺其父也。僅數年耳。

又云地獄之說始於釋氏世每疑其妄誕不知明有王
法幽有鬼神宇宙間一定之理以理揆之地獄輪迴之
事在所必有昔真西山先生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
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以尊經學聖之大儒而未
嘗言其必無彼肆口斥爲忘誕者適啟小人無忌憚之
心耳世有玉歷鈔傳一書所載皆冥府諸獄科條其詞
俚俗稍知文者輒棄不閱而實足令愚夫愚婦聞之悚
息汗下蘇杭間有是書金陵未之有也嘉慶壬申陳仲
長封翁廷頤嘗以事至杭見是書悚然敬信乃於行篋
中攜歸金陵鏤板傳之次年癸酉科長子寶儉應京兆
試獲雋聯捷成進士封翁壽逾八旬矍鑠健飯無疾而
終卒之久其長孫聞祖不豫自外入視見所卧屋上有
白氣貫天半急入而封翁卽以其時長逝封翁生平多
厚德睦婣贈族人有相欺侮者坦然若不知從無疾言
遽色加於人又以傳錄是書之功或當沒有所證矣

勸戒四錄卷第三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李鳳岡太守

吾鄉李鳳岡太守。威文章政事。中外交推。聞其作刑部司員時。隨某大僚出京審案。夜宿旅店。見一婦人出而薦寢。李知非人。因愛其美。遂共枕席。及差回。又宿此店。此婦復出。正欲解衣就寢。忽李之太夫人持杖而至。向婦痛打。曰妖狐何敢魅我兒。婦乃遁去。李不覺痛哭。太夫人旋亦不見。蓋太夫人已歿多年矣。李雖精神堅固。

勸戒四錄卷三

一

此番若再爲所惑。卽不免有性命之憂。故太夫人遠來相救也。按先生素工八法。真草篆隸並絕精。乾隆戊戌。由內閣中書會試中式。廷試卷已將入鼎甲之選。及引見。並不獲入館選。後由刑部郎出守廣州。爲蔣礪堂督部所器重。力薦於朝。而先生已引疾去。挽留之不獲。京居十餘年。復灑然返里。爲龍溪山長終其身。道光庚寅。應重宴鹿鳴。以距省遼遠不赴。壽將九十矣。家大人與先生同官京師。以後進結忘年之契。嘗以所聞前事質之先生。先生泫然曰。事誠有之。然余緣此始知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祖宗。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誠我生得力之處。敢或忘諸。蓋吾閩鄉前輩之敷歷中外。品學兼優。進退自如。而身名俱泰者。當於先生首屈一指矣。

孽龍行雨

熊鉛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待衛森列。正坐者爲金。旁坐者二人。不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

一龍至階前訴。暨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冒金。金推案起。遂寤。後同僚以此夢微諭金。金但笑而不承也。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頃浪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顧氏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之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卽寡婦之舊宅也。其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是日天已暮。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

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名予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一聲，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今卽以報君可矣。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還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讌，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七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顧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錄此案，顛末一紙粘於壁間。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爲家大人述之。

沈曲園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紛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

鄰某錢若干。久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一偽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朱景軾。夤緣賄囑。具控於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戒飭。以夏楚辱之。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之含冤身死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朱景軾遂署州篆。而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載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徧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廳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打大僕。而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曲園在卧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返走。朱景軾爲買棺殯殮。寄於西門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黃君美

吳門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爲。被其害者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襲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閭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尙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割其腹。至心而死。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

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而返。後復思之。至忘寢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怪之。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卽土豪也。遂鳴官緝捕。詎得其實。問立斬。並門客亦伏法。無不快之。此皆乾隆年間事。

左富翁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偕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

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將立券。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看明方可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於媒女。泣曰。吾爲父故。死且不顧。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其衣裙。呼左進。其友亦隔牕偷視。見腰下有黑疵一片。友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其事頓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遂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死。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屬。但有微瑕。立棄之。如土苴。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亭榭。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十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稍有不潔。卽終日不食。以此破其家。今丹徒人無不能述之者。

陳生

吳中有陳生者。居婁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尸。尚

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問之。叱曰。是藝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三時許。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三役拘出。胥門外。見一院。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誣其財物。婦憤鬱死。訴之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諸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咸就拘。

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令。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訪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辯。是和。非強。且係婦先來奔。而婦執以爲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爲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

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爲支持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尚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曰。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潘生

周竹菴觀察。緒語余曰。前數年有幕中客。吳縣茂才潘某者。爲余司書記。寫作並工。又素精舉子業。雖以筆耕

餬口。其於甲乙科。似可操券得之。後別去數年。偶相遇於他處。則形容枯槁。志氣衰頹。大不如從前之英發。聞其新得心疾。每發時。則垂頭喪氣。如醉如癡。凡遇有壁上字畫軸聯等。輒以火焚之。因此家人防之甚嚴。而潘生不自知也。自後凡遇大小考試。皆不能竣事而出。殆將困頓終其身矣。余甚以爲怪。後從伊所親處。悉其致病之由。緣潘生於前歲就某館。賓主甚相得。某主人之子。浪游無度。勢將敗其家聲。某恨之甚。語潘生曰。人皆有死。若此子能早死。豈非我家門之福。潘生漫應曰。君

欲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欲子死。却有何難。主人心驟動。卽於是夜將其子灌醉。勸斃。次早潘生知之。頗悔失言。從此頓失故常。口喃喃若有所見。其爲某令之子爲厲無疑矣。余聞而慨然曰。爲人父而欲死其子。此人倫之大變。然初猶隱忍未發。旣述之於所知。則卽應力求勸解。以冀挽回。亦何至反以片語激成其事。古人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宜潘生之以病瘵也。

丁生

天津有丁生者。家貧讀書。聘妻未娶。岳家甚富。見婿貧。有悔意。因使人邀丁至家。以盛饌相待。丁素豪飲。見酒不辭。不覺至醉。岳某語之曰。吾女有殘疾。不足以奉箕帚。願以千金爲篝火之資。子成名後。可另娶佳人。請卽寫離婚書。丁素性傲且醉。慨然曰。賣妻吾所不爲。千金何足以動吾心。人何患無妻子。爾旣不願。請卽作離婚書。岳某大喜。遂呈紙筆。丁乘醉一揮而出。道遇同窗某。邀至家詢其何往。告以故。某大爲不平。丁夷然置之。某家素豐。因令媒妁往議婚。其岳某以爲門戶相當。卽允之。某定期迎娶。前數日告丁曰。爾之棄妻。吾已娶之。吾

與爾交最密。何可不我賀。丁素曠達。且曰。吾已離婚。卽同陌路。何害。迨合卺之期。丁往賀。某邀丁視新婦。顏色甚麗。丁頗心動。然已無如何。乃入席痛飲。某復與諸客殷勤相勸。遂至沈醉昏睡。不知人事。某命人送丁卧新床。反鎖其門。丁至五更始醒。見已卧洞房。新婦凝粧坐待。大驚。急開門。門已鎖。大聲疾呼。某開鎖而入。謂丁曰。爾已與新婦成婚。可攜歸矣。丁力矢天曰。某曰。此吾意也。爾岳如有言。吾當與之搆訟。時新婦亦知係故夫。遂偕丁同歸。某侍人往其岳某家告知。岳某甚慚。不敢有

他說。後丁與某同舉孝廉。全人婚姻其功甚大。此舉尤有豪傑舉動。天之報善人也宜矣。惜未傳其姓名。尸

義犬

過竹溪訓導夢劍言常游幕蜀中。聞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家素封。兄歿無子。嫂有遺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屬收生姬產時。如女也。則任之。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小兒落地不哭。姬謬言已死。婦不察。遂瘞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其裾不放。驅之不去。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活。婦疑卽已

兒急令人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爲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爲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卧於旁兒卽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惜不記姓是兒蓋已三十二歲矣

前生城隍

陳漢題國柱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二十五六歲時患病兩月餘終日卧床不醒時作囈語愈後自言前

生爲某縣城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案係君任內事須往會鞠不覺隨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生有一子家係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詭稱婦不貞例應斷離婦控於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案無指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可爲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遂自經死宰受賄後將婦斷離婦憤懣而卒其子卽爲其叔害死其產婦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因宰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已歸冥奉帝命會鞠宰與婦之夫弟二人俱論斬婦轉生爲孝廉官

呂幸之妻爲其正室婦之子仍爲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齋年近三十恂恂如處子現尙讀書此足以徵世之貪酷不仁者

王將軍馬

王將軍忘其名曾任西安將軍有戰馬死葬西安城外有碑曰王將軍葬馬處相傳將軍昔隸羽林值休沐日遊肆中見有牽壯馬過者馬一見長鳴行過數步偶回顧馬復長鳴將軍心動詢之牽馬者則云買以就屠馬白色患下鼻問其價云八千貨肉與皮可得十千問願

賣否云得利卽售將軍以十二千買之廐中無閑櫪因有塋地在西山隨交看塋人牽去放青馬方有孕以胎火患下鼻就水草旋愈生一駒黑色有力時用兵金川將軍帶兵往選善馬數匹以此駒多力令負器具以行至彼月餘數善馬相繼病死木果木之變將軍乘之以戰勇健異常人近之輒蹄蹶賊不能拒將軍首血戰冒矢石潰圍出功成後鎮守西安以馬久勤勞不施羈勒爲搭松棚一間馬日則出城入終南山自擇水草夜則必返自何門出仍自何門入西安城日入下鍵往往掩

關待之。馬能飲酒斗餘。以熟肉下之。隔數日。必入內衙。視將軍。或嗅其足。將軍輒撫摩之。飲食始出。一日忽晚。歸。汗淋遍身。將軍疑人乘騎。次日遣弁密隨以往。至一峯下。則有虎在焉。見馬至。便與鬪。及昏乃散。峯側有古刹。弁詢諸僧。言鬪數日矣。還報將軍。虞馬或被傷。選健卒往捕虎。令前弁導以往。徧尋不得其處。因令施鎗炮轟擊。後馬仍日出城。歸亦不再汗。年餘。鬪將軍泣而痊之。

變牛還債

黎思之縣尉。言蜀南部縣近城四十里有小村。村內李某年近六旬。生二子。父子居心忠厚。耕種爲業。僅可餬口。道光六七年。歲歉。向本村富人陳良棟借錢一百貫。不數年。李姓父子因勤儉持家。家業漸豐。李翁忽得病。彌留時。喚二子至床前。告曰。前借陳姓之錢。可算清本利還之。此人爲富不仁。務將借約取回。免致受累。二子遵命。以錢往還。陳姓收錢後。捏稱借約無從尋覓。李翁復令二子向索。陳終不給。不數月。李亡。二子愈勤儉。家道益饒。陳頓昧天良。執約向李姓復行索債。李姓二子。

歷言前還錢狀。陳指約爲憑。堅稱未還。否則必鳴於官。
李畏累。令陳翁對天起誓。陳跪階前。誓云。重收爾債。來
生當變牛馬償還。李遂復以錢還之。將約取回。年餘陳
暴病將終。告妻子曰。我往李家還債去矣。言罷而逝。陳
終時。李姓家牛忽生一犢。額上似有字。初尙模糊。年餘
字跡朗然。係陳良棟三字。陳妻子夢陳哀求與伊贖身。
尙不深信。及聞李姓家牛額有字。母子同往視。果然牛
跪而求之。狀如人。陳妻子乃大悲。願將李姓重還之錢
付李贖牛。李不許。後復再三懇求。以千金相贖。李仍不
允。陳妻子訴於官。縣令喚陳李二姓到堂。斷銀一千二
百兩。將牛贖還。陳姓李不遵斷。令再三勸諭。李終不從。
令亦無可如何。道光十一年。道經此村。聞其事。以爲異。
往視。則牛額之字顯然。果報之說。信不誣矣。然李姓兄
弟之不遵斷。聽贖也。似亦太過哉。

戲言真報

程仲蘇言嘉慶年間。河南某縣有一余姓。與張姓素好。
同學讀書。俱係茂才。端午各解館歸家。張姓寫一信寄
余。姓戲言其婦不貞。余姓閱之大怒。瘋病陡發。余有二

南齊書卷三
子一女。忽持刀先殺其妻。又將子女一併殺死。余亦自縊。逾年張姓在家。忽持刀自言余某至矣。遂用刀自剖其腹。逾時身死。夫朋友戲誑。原非所宜。况無端污讎。聞門即使余姓不自殺其妻。子。真報亦所不免。况一言連累數命乎。

游戲示警

杭州有翁某。業染坊。家素封。西湖每逢二三月。嚴衢一帶婦女俱來進香。是日翁結伴在花神廟閒步。忽見一婦。貌頗端麗。隨數婢入廟游玩。或戲謂翁曰。汝能使婦

一笑當治酒相款。翁曰何難。遂滿頭插花。朵故作傾跌狀。婦顧而微笑。眾皆撫掌。後隔數年。翁忽大病。病中自言婦自回家後。婢告家主。言主母輕狂。顧男子而笑。蓋此婢素為主人所眷。主人入婢讒言。向婦詰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經死。死後控於閻羅。婢先死。後又控戴花相戲之人。閻羅命鬼卒攝翁去。翁與婦對質。實係無心。閻羅言爾既愛。跌即使汝一跌。釋令歸。翁自病愈後。不數年家頓落。翁潦倒以終。一跌之言驗矣。噫。翁以偶然遊戲。致令冥冥中冤業糾纏。連喪數命。雖出無心。其咎大

金瓶梅詞話卷三
矣。欲逃陰譴得乎。于蓮亭曰。翁之子與子素相識。翁夙稱明幹。何以素封之家忽爲婁人。後聞翁病中自述。乃知陰受其譴。翁歿後其子三十餘歲始得撥一芹。余作京官時。翁之子忽來京。形容憔悴。落拓無歸。適予奉先大人諱歸里。後不知所終。嗚呼。貽謀不臧。殃及子孫。可懼哉。可懼哉。

盜妹

李春潭觀蔡言。蘇州有某甲。在杭州作賈。美丰姿。年十八九。遵父母命回蘇完娶。路過太湖。覓船以進。船戶鬼

弟二人。乃大盜也。盜有一妹。年十七。色美而能武。某登舟後。見女少艾。心動頻目之。女亦目注不已。少刻船戶二人赴岸。拉繹舟中。惟女與某四目相視。女忽問曰。子何以視我。某婉答之。語帶調笑。女曰。子今夜恐不妙。某尚不覺。女以手去板。出白刃示之。刀光閃爍。可畏。某乃投地求救。女因問曰。爾曾娶妻否。某告以未娶。並言奉親命回蘇完婚。女乃不言。少刻船戶回船。少憩又登岸。某又哭泣求救。女情動。乃問曰。爾箱中有多金否。某白以無。女爲設計。可佯病呼痛。付匙與二船戶。開箱覓

藥冀可免禍。迨船戶回舟。某如其言。船戶果開箱細視。以無藥告。某自言悞記。二人又登岸。另坐小舟。女告某曰。子雖無銀衣服甚華好。恐終不免。因授以刀。使伏暗中。俟其鑽首而進。卽手刃之。時已昏暮。某手顫。渾身戰栗。女乃進艙持刀。少頃。其長兄果鑽首進。女卽手刃之。其次兄見無聲息。疑客有備。不敢入。趨至船頭。女躍上蓬。持刀刺之。次兄亦死。某欲逃。女含涕告曰。事已如此。子將何往。吾當與爾同首。官。因手持一包。祇內皆伊兄所殺之人髮辮也。到官後。歷言其兄平日兇暴殺人狀。

今日之事。實出不得已。因泣涕請死。官既見髮辮纍纍。又檢查舊案。二船戶實係江湖大盜。女子雖有殺兄之罪。然大盜因此而殄。功不可沒。憫其齒穉無歸。命某妻之。以報其活命之恩。某自言有室。且見其手刃二兄。心懷惴惴。官乃諄諭再四。並給以執照。令攜之歸。某之岳聞某已有妻。遂另婚。女乃隨某至家。成夫婦。女事翁姑孝。德性柔順。伉儷亦相得。稱賢婦。此女見其年少。彼此自成。其連刃二兄。固不得謂之大義滅親。然其兄劫人貨財殺人如草菅。爲王法所必誅。則其妹之以白刃相

加或眾怨鬼附於其身。亦未可知。迨女已嫁之後。全無暴戾之氣。克全婦道。以終其身。是亦有足取者。故記之。

蔣榮祿華表

吳門蔣榮祿公。塋道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朝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卽時殞命。公之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於湯文正公。沒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於人世也。

逆婦變猪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伍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肯與。乞人袖中出一綠綾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著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鄰人咸集視之。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但變猪以示人耳。言訖。遂成猪形。獨其前脚猶似手也。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姑弗覺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猪。入厠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歲餘

猶不死。

逆婦變驢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婦忽向姑詈罵。喃喃不絕口。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卧。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迨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卧於地。一腿已變成驢矣。越數月方死。

逆子被燒

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入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亞子巷打鐵鋪門首。鋪中人正在打鐵。有火星爆入檐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有一人鬚髮俱燒去。人尚未死。有識之者曰。其人係游手棍徒。以賭博爲事。乳名和尚。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憐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尚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天賜孝子米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雷陽嘉興農家孝子米一事。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禾先生之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共止三人。而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爲母饗。而已與妻食粥。如是者有年矣。至是母之飯亦偶不給。以粥進。母性卞急。不食。傾於厠。俄而雷殷。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亟如厠取出。以水濯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慝爲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二十四石。堆積院中。村隣環睹。驚嘆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驚言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則卽叔禾先生困倉之物也。又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義之。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許。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剪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婦人呼某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曰。呼某者。究竟是誰。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婦人走入號舍曰。爾可認得我不。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爾何忽忘。爾有姊孀居貧。苦爾謂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顧。爾於

心何安我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令我遇祭祀不能入座旁立以待其餘。爾何忍哉。答曰。姊氏失於周濟。咎無可辭。至母像今無從繪。且陰間之事亦不得而知。曰。我雖沒而爾姊尚存。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女。我爲嫡而爾母爲繼。爾讀書。此等名分豈有不知。乃曰。懸爾父遺容而獨遺我。毫不省憶。此得謂之有人心乎。自今爾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則休想功名矣。某於是叩頭悔過。一泣從。倏忽而婦不見矣。次科某始獲售。因復昌言其事於衆。俾家有嫡繼者咸懍知焉。

生變猪

銅陵張澧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癱瘓三年。忽呼其家人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其貸。吾雖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此豕以了前愆。或可冀轉世爲人耳。其妻詣章門。訴以原委。章翁曰。家畜肥腴。留備大事。鄉鄰之負吾者不少。詎必獨於某之負而施報乎。然聽其妻言。念是佃得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殆非無因。吾當宰之而已。

宰之日豕就刀大啼。佃在床亦大啼。儼同豕音澆湯刮膚。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傷。分鬻時佃又大號。須臾聲微而斃矣。世之載其報者多矣。大半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世之得財喪心者。猶去假貸不同。誰詐。負亦無傷。其亦鑒此而有悟哉。

改惡

咫聞錄云。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爲生者。曰於臨宰時。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恒欲棄而不爲。然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爲養。強而止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卽輟業。茹素誦經。聞雷聲起。每食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改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過去。聞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呶呶喁喁。正欲呼老婦而問。以何事。頓時頭眩目黑。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忽聞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

豕身擊斃而竟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姦已產矣。鄰
屠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死乎。胡
不爲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予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
大哭間。屠已蘇而起。詢其故。備悉前由。老婦曰。子何時
來。並未招子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今已閱二十
年。近有自廉州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
於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乃母
姦也。其魂之轉胎爲姦者。瘳其屠豕之惡也。屠默理經
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茲延壽於耄耋者。取
其洗心革面也。過則勿憚改。誠至聖之格言歟。

見財不苟

華亭廖壽彭之祖。景明兄弟六人皆通籍。公其季也。踈
財仗義。好爲濟困扶危之事。歷山西偏關臨晉諸縣。後
擢雲南寶川州知州。旋升廣西直隸州知州。先是大吏
聞前任某虧短庫項甚巨。委公前往摘印查封。公禁吏
胥一無所取。並爲申報實無隱匿。卽虧短之銀均係因
公賠累。委曲周全。罪從未減。某德之。某係遼東人。距家
萬餘里。人口旣多。私債纍纍。竟有全家流落之勢。一日

某忽至謂公曰。我之虧累皆由自取。且年已衰老。死復何恨。惟一家老小。羈留異域。不久將爲餓殍。今有一言。敢告在任時。預料必有今日。曾以三千金密藏署中。後院地下。以備還鄉之資。初不料查抄之突如其來也。公肯憐我。分贈千金。俾全家得籍此作歸計。固所願也。否則公竟自取之。我亦無憾。毋日後爲他人得耳。公曰。是何言。歟。君如此收場。我不能救。援方深。自抱愧。今肯見利而忘義乎。因留某止宿署中。夜深人靜。率親丁數人偕某至所指處發之。卽裝於酒甕中送還之。未幾公以屬吏失出。案被議解。組南歸。兩袖清風。餐飧幾致不給。時公年五十。嗣續尙虛。卽於次年得一子名雲槎者。幕遊山左。後在東河節署。掌箋奏。以布衣負時望。孫四人出仕者三。曾孫六人。皆業儒。元孫二人。現在五房均已無。人僅賴公一綫之緒。謂非厚德之報歟。

齊觀察

直隸人齊觀察。由詞垣擢任雲南迤南兵備道。素喜談文。道光甲申嘉平。由任所攜二妾晉省。乙酉元旦。同各大憲朝賀畢。旋寓蟒服而坐。若有所見。立命家人往請。

藩司口金卷三
首府。首府者。佟鏡堂先生景文也。言有要事奉告。不移
時而太守至。詢稱某年山西事發。有某某在此地省城
墮于忠肅公前。控告公命人來請對質。不能不去。蓋某
年山西省查辦虧空。我時爲隨帶司員。議以虧空一萬
者限一月繳。逾限卽擬正法。其不能繳而尋短見死者
以我立議不公。虧空一萬者。只予一月之限。虧空十萬
者。反寬十月之期。致令短見而死心實不甘。故來此控
請質訊。我因一時之錯。遽至於此。我死後托將我眷屬
妥送回籍。併望遍告同人。遇事體重大者。切勿混出。至
意言畢而逝。張鏡蓉銑本雲南人。時適在省聞齊觀察
忽死。因詢得其原委如此。

